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十二樓
第二十一回 拂雲樓第四 圖私事設計賺高堂 假公言謀差相佳婿

韋翁夫婦聽了能紅的說話，只道果然出自女兒之口。從此以後，凡有人說親，就討他年庚來合，聚上幾十處，就把張鐵嘴請來，先叫他推算。推算之後，然後合婚。張鐵嘴見了一個，就說不好，配做一處，就說不合。一連來上五六次，一次判上幾十張，不曾說出一個「好」字。韋翁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許多八字裡面就沒有一個看得的？這等說起來，小女這一生一世竟嫁不成了！還求你細看一看，只要夫星略透幾分，沒有刑傷損克，與妻宮無疑的，就等我許他罷了。」張鐵嘴道：「男命裡面不是沒有看得的，倒因他刑傷不重，不曾克過妻子，恐於令愛有妨，故此不敢輕許。若還只求命好，不論刑克，這些八字裡面哪一個配合不來？」

韋翁道：「刑傷不重，就是一樁好事了。怎麼倒要求他剋妻？」

張鐵嘴道：「你莫怪我說。令愛的八字只帶得半點夫星，不該做人家長婦。倒是娶過一房，頭妻沒了，要求他去續弦的，這樣八字才合得著。若還是頭婚初娶，不曾克過長妻，就說成之後，也要後悔。若還嫁過門去，不消三朝五日，就有災晦出來，保不得百年長壽。續弦雖是好事，也不便獨操箕帚，定要尋一房姬妾，幫助一幫助，才可以白髮相守。若還獨自一個坐在中宮，合不著半點夫星，倒犯了幾重關煞。就是壽算極長，也過不到二十之外。這是傾心唾膽的話，除了我這張鐵嘴，沒有第二個人敢說的。」

韋翁聽了，驚得眉毛直豎，半句不言。把張鐵嘴權送出門，夫妻兩口，自家商議。韋翁道：「照他講來，竟是個續弦的命了。娶了續弦的男子，年紀決然不小。難道這等一個女兒，肯嫁個半老不少的女婿，又是重婚再娶的不成？」韋母道：「便是如此。方才聽見他說，若還是頭婚初娶，不曾克過長妻的，就說成之後也要翻悔。這一句話竟被他講著了，當初裴家說親，豈不是頭婚初娶？誰想說成之後，忽然中變起來。我們只說那邊不是，哪裡知道是命中所招。」韋翁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他如今娶過一房，新近死了，恰好是克過頭妻的人，年紀又不甚大，與女兒正配得來。早知如此，前日央人來議親，不該拒絕他才是。」韋母道：「只怕我家不允，若還主意定了，放些口風出去，怕他不來再求？」韋翁道：「也說得是。待我在原媒面前微示其意，且看他來也不來。」說到此處，恰好能紅走到面前。韋翁對了妻子做一個眼勢，故意走開，好等妻子同她商議。

韋母就把從前的話對她述了一番，道：「丫頭，你是曉事的人，替我想一想，還是該許他不該許他？」能紅變下臉來，假裝個不喜的模樣，說：「有了女兒，怕投人許？定要嫁與仇人！據我看來，除了此人嫁，就配個三四十歲的男人，也不折這口口氣。只是這句說話使小姐聽見不得，她聽見了，一定要傷心。還該到少年裡面去取，若有小似他的便好，若還沒有，也要討他八字過來，與張鐵嘴推合一推合。若有十分好處，便折了餓氣嫁他；若還是個秀才，終身沒有什麼出息，只是另嫁的好。」

韋母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就與韋翁商議，叫他吩咐媒人：

「但有續娶之家、才郎不滿二十者，就送八字來看。只是不可假借，若還以老作少，就是推合得好，查問出來，依舊不許，枉費了他的心機！」又說：「一面也使裴家知道，好等他送八字過來。」韋翁依計而行。不上幾日，那些做媒的人寫上許多年庚，走來回復道：「二十以內的人其實沒有，只有二十之外三十以內的。這些八字送不送由他，合不合由你。」韋翁取來一看，共有二十多張。只是裴七郎的不見，倒去問原媒取討。

原媒回復道：「自從你家回絕之後，他已斷了念頭，不想這門親事，所以不發庚帖。況且許親的人家又多不過，他還要揀揀揀肥，不肯就做，哪裡還來想著舊人？我說：『八字借看一看，沒有什麼折本。』他說數年之前，曾寫過一次，送在你家，比小姐大得三歲，同月同日，只不同時。一個是午末未初，一個是申初未末，叫你想就是了。」韋翁聽了這句話，回來說與妻子。韋母道：「講得不差，果然大女兒三歲，只早一個時辰。」

去請張鐵嘴來，說與他算就是了。」韋翁又慮口中講出，怕他說有戒心，也把七郎的年庚記憶出來，寫在紙上，雜在眾八字之中。又去把張鐵嘴請來，央他推合。

張鐵嘴也像前番，見一個就說一個不好。剛檢著七郎的八字，就驚駭起來，道：「這個八字是我爛熟的，已替人合過幾次婚姻，他是有主兒的了，為什麼又來在這邊？」韋翁道：

「是哪幾姓人家求你推合？如今就了哪一門？看他這個年庚，將來可有些好處？求你細講一講。」張鐵嘴道：「有好幾姓人家，都是名門閥閱，討了他的八字，送與我推。找說這樣年庚，生平不曾多見，過了二十歲就留他不住，一定要飛黃騰踏，去官做上之官、人上之人了。那些女命裡面，也有合得著的，也有合不著的。莫說合得著的見了這樣八字不肯放手，連那合不著的都說，只要命好，就參差些也不妨。我只說這個男子被人家招去多時了，難道還不曾說妥，又把這個八字送到府上來不成？」韋翁道：「先生的話，果然說得不差。聞得有許多鄉紳大老要招他為婿，他眼高，不肯娶將就的女子，所以延推至今，還不曾定議。不瞞先生說，這個男子當初原想找女婿，只因他愛富嫌貧，悔了前議，又另娶一家，不上一二年，那婦人就死了。後面依舊來說親，我怪他背盟，堅執不許。只因先生前日指教，說小女命該續弦，故此想到此人身上。這個八字是我自家記出來的，他並不曾寫來送我。」

張鐵嘴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我說他議親的人爭奪不過，哪裡肯送八字上門！」韋翁道：「據先生說來，這個八字是極好的了。但不知小女的年庚，與他合與不合？若嫁了此人，果然有些好處麼？」張鐵嘴道：「令愛的貴造，與他正配得來。若嫁了此人，將來的富貴享用不盡。只是一件，恐怕要他的多，輪不到府上。待我再看令愛的八字目下運氣如何，婚姻動與不動，就知道了。」說過這一句，又取八字放在面前，仔細一看，就笑起來，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這頭親事決成！只是捱延不得。因有個恩星在命，照著紅駕，一講便就。若到三日之後恩星出宮，就有些不穩了。」說完之後，就告別起身。

韋翁夫婦聽了這些說話，就慌張踴躍起來，把往常的氣性丟過一邊，倒去央人說合。連韋小姐心上也擔了一把干係，料他決裝身份，不是一句說話講得來的，恨不得留住恩星，等他多住幾日。獨有能紅一個倒寬著肚皮，勸小姐不要著慌，說：

「該是你的姻緣，隨你什麼人家搶奪不去。照我的意思，八字雖好，也要相貌合得著。論起理來，還該把男子約在一處，等小姐過過眼睛，果然生得齊整，然後央人說合，就折些餓氣與他，也還值得。萬一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倒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子出門去，送與那丑驢受用，有什麼甘心！」韋小姐道：

「他那邊裝作不過，上門去說尚且未必就許，哪裡還肯與人相？」

能紅道：「不妨，我有個妙法。俞阿媽的丈夫是學中一個門斗，做秀才的他個個認得。托他做個引頭，只說請到家中說話，我和你預先過去，躲在暗室之中細看一看就是了。」小姐道：

「哄他過來容易，我和你出去煩難。你是做丫鬢的，鄰舍人家還可以走動，我是閨中的處子，如何出得大門？除非你去替我，還說得通。」能紅道：「小姐既不肯去，我只得代勞。只是一件：恐怕我說好的，你又未必中意，到後面埋怨起來，卻怎麼處？」小姐道：「你是識貨的人，你的眼睛料想不低似我，竟去就是。」看官，你說七郎的面貌是能紅細看過的，如今事已垂成，只該急急趕人去做，為什麼倒寬胸大肚、做起沒要緊的事來？要曉得此番舉動，全是為著自己。二夫人的題目雖然出過在先，七郎雖然口具遵依，卻不曾親投認狀，焉知他事成之後不妄自尊大起來？屈膝求親之事，不是簇新的家主肯對著梅香做的。萬一把別人所傳的話不肯承認起來，依舊以梅香看待，卻怎麼處？所以又生出這段波瀾，拿定小姐不好出門，定是央她代相，故此設為此法，好脫身出去見他，要與他當面訂過，省得後來翻悔。這是她一絲不漏的去處。雖是私情，又當了光明正大的事做，連韋翁夫婦都與她說明，方才央了俞阿媽去約七郎相見。